

儒門語要

地

卷一

三

行

辰

記



儒門語要卷三

華亭倪元坦會香輯著 男頌堯日園校字

明儒

方文正公

名孝孺字布直號正學寧海人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教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



昏君子臨事而不駘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
其心哉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質
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
之應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矣則
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
寧死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
不足變益易盈以其狃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

而安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元世宗先生受業於太史宋濂蓋得其學建文召
為侍講學士金川失守先生哭不絕聲成祖有慚
德欲先生華詔以安天下先生怒罵不已乃誅滅
九族每棄市輒示先生先生罵不絕聲弟孝友面
請願誅先生淚下孝友曰弟一死云阿兄何必
請願誅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
舊到華山先生悲義作龍吟詞又見於天攜斧砍
除日月占一律云與犬儒斧人山崩石到蒼龍撼九
天老骨撐開關瀾善本心創由血腥解精魂作
三更火匪氣翻成半壁煙只恐鶴歸無立處長空
依舊月朝朝是時殺害者凡八
百七十三人阿何獨之烈也

曹靖修公

名瑞字正夫號
月川涇池人

克已用力處只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

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人可以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肉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

一誠足以濟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安動方是靜故曰無欲則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

靜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孔顏之樂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肯說破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元規案月川先生篤行靜修日以著述為事坐處置足兩磚俱穿其專久如此薛文清公贊曰贊純

氣清。理明。心定。為信好。古。距邪。開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尤。謹。日。新。

薛子

名。瑄。字。德。溫。號。敬。軒。文。清。山。西。河。津。人。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黧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達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且且乎且虛明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存心者自得之平且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此蓋夜氣澄靜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人所以于病萬病只為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

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欲淡則心虛。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小人以隱惡爲可以欺天。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卽天也。卽神也。觀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人之所爲與天事相應。從未有感於前而不應於後者。特天道遠。人道邇。非淺識者所能窺測耳。視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而應。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實者。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卽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卽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無欲則心虛殊覺寬平快樂
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心虛有內外合一氣象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又曰常默可以見道

因喜怒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惟少言沉默最
妙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
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
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
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
於道否則匪人矣

作詩作文寫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志動氣爲理氣動志多爲欲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虛明廣大氣象。則人欲淨盡。處自見。非言說所能喻也。

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

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

然。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昔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問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元坦案先生官大理寺卿時中官王振用事有指揮某處換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為辯寃駁遷擢勅先生交甫由人火部請詣市殺之先生神色自若曰。謂冤友亦何愧手持扇易扇不輟先生將刑故有老僕大哭換問之對曰。問今日薛夫子與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免先生仍讀周易如常晚年造詣益遠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運。天順甲申六月有微疾。整衣冠危坐而逝。時見白氣上升。年七十有六。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造乎無極大極之妙。學者宜窺其底蘊。以大極圖靜參之可也。

吳康齋先生名與鄧字子傳江西崇仁人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熱。既已容隱。彼猶未悟。不免說破。此間氣為患。尋自悔之。因思為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即有容也。
日夜掃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煉矣。可不戒哉。

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嘆何修。而至此。又自掃。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又云。李先生初聞。也是豪邁的人。後來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

備門 卷三
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心。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

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畧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

於斯可驗。

元坦案。程明道先生秋日詩云。問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此即所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也。有道氣存焉。

與爾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沈馬揚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

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
彌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
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言安廬陵人吾母姨
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
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
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
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
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
於是益加苦功遂得有進心氣稍和平雖時當

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
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
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又復觀之而後知吾
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
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大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
之相接甘苦辛鹹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
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
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
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

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間和平多在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

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稍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爲者。

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勉旃。毋忽。

一事少含容。一事便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

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措之反覆失愈遠矣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怒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
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
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吾
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
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
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
讀羅思偵負難還生理蹇澁未免起計較之心纔覺
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

今日不過如此况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
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以堪於是大書隨分讀
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灰生憂樂一聽於天此
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

元坦案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推而言之祖父
經營子孫亦不過如此舍道義而計較有無其是
天下第一
宋漢

迨晚往鄰舍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起此生將
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程子詩
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

難不敏。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策。古今幾人臻斯境也。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差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人須整理心下。使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

熟思平生。不堪回首。聞閱舊稿。深恨學不向前。身心

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

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使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煞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

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元用案。康齋風格高邁。師道尊嚴。不以言教。而以身教。有孔門沂水舞雩之意。白沙來受業。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植道編。每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數月。白沙之學大進。

胡文敬公

名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趣難處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

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元用案。敬齋從康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敬為主。以志為要。操存窮理。甚處之泰然。嘗有居業錄。其中稱白沙為禪。蓋敬齋近於狷。白沙近於狂。後人正當於不同處悟入。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陳文恭公

名獻章。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

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觀。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

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
繁求約。惟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
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啣勒也。如水之有源
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
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
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人爭一箇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
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
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
此。更無別法。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
膿血。裏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
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愛。
而悲窮。則濫榮。則淫。凡百所爲。一任氣血。老灰而
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

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元坦案。先生嘗與賀克恭書云。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蓋其平生學力。本自靜坐中得之。進士姜黜以師禮見。出曰。吾國人多矣。如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或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觀此。知先生之養。見面益背。迥不猶人。

洪文簡公

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是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是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爲一體。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至流俗毀譽不足憑也。設戰國

無孟子則匡章爲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矣。吾輩爲學。若在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惟借以爲修省之助。亦自得益。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便與流俗一般。

元坦案。甘泉從白沙遊。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參前俯仰之學也。由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後與陽明倡道京師。從遊日衆。陽明嘗曰。我初從事此學。幾至放倒。自得交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

儒門語要卷三終

儒門語要卷四

其萃亭倪元坦會香輯著。男頌堯日園校字。

明儒

王

守仁字伯安號陽明
諡文成紹興餘姚人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軋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

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
去入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入欲存天
理動時念念去入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
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
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
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灰亦

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
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
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
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
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
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
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
有未發氣象雖曰天下何思何慮然非初學時事
初學必須省察克治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

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譬如不做劫盜的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間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欲人於涵養省察上做工夫。延平恐人未便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

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莹徹畧無纖塵深著。曰偏倚是有所深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該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如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刻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不息一般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怕。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在已所獨知處用力只

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偽。便是見君子而後
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
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
誠偽善惡界頭。於此立定。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
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
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始無終。只是此箇
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亦
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
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

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
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
曠。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
除是昏曠。除是槁木死灰。

問。迺來工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
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
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
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

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

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處多故與人論學亦須委曲諷下寬以居之

有一屬官因聽先生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

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私意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聽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凡入做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做得工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工夫。

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懷。造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工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切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及己。若徒責

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做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聞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把天理都丟去了。恣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與

禽獸何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
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
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

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
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
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灰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
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
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
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

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
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
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
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
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色貨利。俱
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灰念頭。毫髮掛帶。便於
全體有未能釋然處。人生灰念頭。從生身命根上
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

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即去先生曰爾萌時這一知處便是爾的命根當
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昏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
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

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
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
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
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厲之地故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

毀而威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元坦案先生學遠德純才兼文武其論叙古本大學及傳習錄諸書妙義無窮即宿學鉅儒不能殫共蘊蓋先生直接孟氏之統前明諸儒未能或之先也學部通辨因欲逢迎政府借陸榕王多所詆毀後人從而附和之乘紛紜如入榛莽而此事辨傳幾於燬滅矣其可歎也夫

羅文恭公

名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

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得其本心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師不能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非動心忍性則改過不密非真知實踐則見道不精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

人深山僻靜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當

人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
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
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
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
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
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此心同此理同
也共有不同焉者卽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
故自私其身自小其心執一隅之見以爲學有見
於已無見於物是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

其身也

致其知工夫必從主靜入手至日閉關復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人一身中無非理氣二者氣動則心擾
而理卽爲其所掩惟靜則氣定心虛自然微有覺
悟處此天理也
不動氣卽見良知凡人爲學有忽然減少滋味覺得
不甚親切者由動氣故也人心至虛至靈纔動氣
卽爲所障蔽此乃客氣也至於浩然之氣則由集
義而生到得這時客氣自然消盡

元坦案念菴之學以無欲為宗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其中問答數千言皆不啻其指力既至餘年沛然自得也陽明門下皆能尊禮歸拜所鍾至捨荷斯道俾遠近興起則先生之多力居

聶貞襄公

名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自然為妄動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二氣未交時心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為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人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繁事物別人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衰哉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存

是即歸藏於坤也。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為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無改移者，未發也。一陽初動，乃平且之好惡未發氣象，猶可想見。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坤之靜翕歸藏，所以養之也。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

元坦案：王文成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闕，過武林，覆江見而心悅，誠服。文成既沒，先生時官蘇州，聞然歎曰：昔之未稱門生者，莫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觀此。

則其平生得力處，從可想見矣。

錢緒山先生

名德洪，字洪甫，紹興餘姚人。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工夫。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王夫，不得直截，只為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

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
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言而向凶矣誠
可懼也

元祖案緒山龍谿同父業於陽明能發揮師說後
有米學者陽明各以其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
其著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陽明既
沒權貴忌其德業之盛有司然承風旨媒孽其家
鄉之惡心將不利於其子惟緒山龍谿日夕保與
且禁官於場約同志輪守暇則講學以廣師門遺
教師弟之誼無間夫
生洵為人所不可及

王龍谿先生 名畿字汝中
浙江山陰人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

氣昔今日間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沉便是不能
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
昏氣所乘真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
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

古人為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
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顏子克己只
是減去故聖人稱其賢吾人欲學顏子須將從前
種種伎倆盡情拋捨學他終日如愚默默在心地

上作王夫始有得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正聖學脈也。良知卽是獨知。獨知卽是天理。獨知之體。本は無聲無臭。本是何思何慮。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

體。慎獨便是工夫。此便是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人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工夫。自然簡易省力。若任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工夫。轉覺繁難。顏曾思孟。先天之學也。其餘諸賢。後天之學居多。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

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夫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蹶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目前禍福論也。

元坦案。龍谿居官難進易退。惟以講學爲事。年八十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對曰。我昔真好勞。念家居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狎比。以習心對習事。不免因循隱約。纔離家出遊。非此學不談。精神意思。更自不同耳。但龍谿工夫。與羅近菴別海門相似。近於宗門作用。不能無弊。今節錄四條。皆取其醇。正無疵者。

鄒文莊公

名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頽塌。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卻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如臨深履薄。卽問思雜慮。自不能容。稍有障蔽。卽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

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元坦家東郭讀大學中庸疑曾子子思之學必先
真獨何也夜即事陽明請贊焉陽明日獨即所謂
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
慎其獨也所謂試其意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
郭由是豁然大悟學既成與湛甘
泉呂涇野乘徒講學造筑甚多

王文貞公

名良字汝止號心齋秦州安豐人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
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
當當不用安排思索神聖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
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或問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然則如之何而
後樂曰吾體自樂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本之外
也然則學可廢乎曰不可廢也而皆以求此樂也
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
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
慘得失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者非
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加牀也孔
曰樂在其中顏曰不改其樂於此蓋終身焉而何
以加諸

元坦案先生為安豐場鹽丁日以販鹽為務年三十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慨然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猶聖人邪於是歸取孝經大學置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顏淵問仁章嘆曰此作聖工夫非徒口誦也為多書四勿語朝夕手持而躬踐之後安業於黜明稱高第弟子陽明沒後連近奉為備宗年五十八卒嘗著擬建專祠萬曆二十七年大學士沈一貫等題請從祀孔廟未允三十七年賜諡文貞

薛中離先生

名佩字尚謙廣東揭陽人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十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

問卻去問理會何益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又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賁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為是則任鯀為非非過乎可知人能改過便是聖賢路上人過而不改去禽獸不遠矣

歐陽文莊公

名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

必不遍。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
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
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卽喜怒哀樂。而求其
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
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的一段
境界。一種工夫。難免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知過卽是
良。知改過卽見本體。人亦謂太甚矣。夫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

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元坦案。南野卽事陽明。能切實爲己。絕無浮游影
響之語。嘗與羅文恭。許貞襄。鄒文莊。聚講於青原
梅巖之上。於良知
之學。多所發明。

顧菴溪先生。名應祥。字惟
賢。長興人。

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
自知之。正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知其
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
也。苟能於念慮初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
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

去其惡卽爲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無非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所不爲，所不欲，良知也。無爲無欲，致良知也。如此而已矣。言道不外求，當下便是。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元坦案：良知之發也，其端甚微，不可不致。若淡嘗謂及門口良知卽中辨之慎，獨孟子之幾希一念之差，所由分也。可不慎諸！其言最爲警切。

蔣道林先生

名信，字卿，實常德人。

先生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噓血幾不起。先生乃謝卻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刀自隨，閉目趺坐，點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炯炯見前，泠然有省，而沈疴已去矣。先生嘗曰：初讀論語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往寺中靜坐，將怕死念頭一齊斷，卻如此者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

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原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又曰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元坦案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此語可以喚醒世人蓋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若因貧賤而甘心頹廢彼處富貴未有不至陷溺者矣自羅文恭至此皆王文成及門故彙爲一卷

儒門語要卷四終

